

甄
正
論

唐
佛
授
記
寺
沙
門
玄
幾
撰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甄正論卷上

俊六

唐佛授記寺沙門玄幾撰

滯俗公子問於甄正先生曰余長自聾俗情
未曉於大方生於季代心有昏於通理每遲
迴於聞見踐歧路以躊躇竟迷滯於言說仰
夷塗而顛躓自懷此惑行積歲時希爲指南
坐祛知北先生廼隱机而對曰余少聞詩禮
長好墳籍耽翫有年披覽無倦簡冊所載文
字所紀帝王政化凡聖教門莫不甄明是非
詳辯紕繆久蓄靈臺之鑒恨無起予之商子
今質疑不失言矣
公子跪而進曰夫記事之書歷代之史述古
人之糟粕寔先王之蘧廬此乃末俗之談焉
足言誼至如釋迦貽範法王演化超九流而
獨步歷萬劫而高視言象不詮其閭域愚智

莫窺其兆朕皎皎焉若十景之昇青天滔滔
焉似九瀛之浮碧海此蓋出代之聖有不俟
僕之一二談也夫道之爲教也其來尚矣爰
自黃帝之書逮乎伯陽之典修身理國之要
延齡保壽之功靜退清虛之規雌柔恬惔之
德慈儉戒剛之用挫銳解忿之能誠有益於
凡情固無虧於時政自家形國抑有由焉近
自吳蜀分疆宋齊承統別立天尊以爲教主
據其經論所說天尊者乃道法之宗匠玄門
之極位天人所奉故號天尊原乎造化之先
本乎陰陽之始生成天地孕育乾坤萬物資
之以立形三光稟之以成象據此所陳天尊
在於天地之先矣先生學富蓬山藝兼石室
道該儒史識辯幽微明鏡高懸物來斯鑑洪
鍾佇扣敢遡下風請決深疑庶幾迷復

先生乃仰天而歎曰此迷固衆豈獨子焉進
坐吾爲子論之夫道之爲教起自黃帝逮於
伯陽誠如子之言也至於天尊者何虛妄乎
何虛誕歟子諦聽之吾爲子分析辯之夫宇
宙之外言議所不及者人莫得而知之天地
之內耳目所泊者咸可究而詳焉余披覽書
史古人陳迹簡牘所紀翰墨所傳咸見之矣
當爲子據史籍憑典記而語之案周易鈞命
決云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
有太素有太極謂之五運釋云氣象未分謂
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
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
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此言氣形質具而未
相離皆謂太易太素等也又案易緯通卦云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氣之清輕者上浮爲天

氣之濁重者下凝成地天地和而生人以人
參之謂之三才又案易序卦云有天地萬物
然後立君臣定父子長幼夫婦之禮尊卑上
下之別據此太易之前氣色未分形象未著
混淪茫昧無狀之狀二儀既判天地形具三
光已朗氣象質見陰陽交合人乃生焉自茲
之後三才始備此並書紀所詮若指諸掌天
尊若本無形色即與太易等無異不得生在
五運之前若有形色即生在三才之內不得
在太易之先且太極之先無形無象天尊不
後六
可有形明矣若與太易同氣至太極後共三
才俱稟形而生此乃爲陰陽天地之所生育
豈能先天地哉請究斯理虛實自彰不假傍
求稽之經史

公子懼然而驚曰如先生所談誠虛妄矣但

習俗移久觸塗多懵以愚不了尚有惑焉重
申疑緒伏希指誨按道家靈寶等經非無憑
據咸是天尊所說部表具存若元無天尊經
教從何而有靈寶所載事跡昭然僕請再陳
庶垂一覽經云天尊居大羅天玄都玉京山
或遊空青林中或坐凋木之下處三清之上
總九仙之長朝會百靈階級萬品其於神變
奇異備列經文若無影響何能致此亟煩高
聽希整釋疑

先生莞爾而笑曰子何惑之滯乎重爲夫子
揚摧而論之子察之也夫言不可以虛發必
據禮經筆不可以妄書事遵典籍是知禮經
無紀咸非雅正之談典籍不詮並爲虛謬之
說縑緗可驗緇素難誣教異外方跡基中寓
考之史冊同明鑑之臨形求之帝載若權衡

之准物自無懷以往文字未融炎皇以來書紀方漸逮乎黃帝少昊之代顓頊帝嚳之朝唐堯虞舜之君夏禹殷湯之后周武秦襄以降漢魏晉宋以前上自尚書綿乎左傳司馬遷史記皇甫謐帝王紀韋昭洞紀陽曄裴玠

之書歷代相承年祀顯著大無不錄細無不載禪讓戰爭之帝淳澆步驟之皇神祇變見之徵災異祥瑞之應龍鳳龜蛇之通感魚鼈贊咒之精靈爰及樹石奇恠鬼妖魑魅莫不咸備書之何獨天尊不詳其事自天皇啓運

後六

四

帝業權輿逮自人皇年代綿遠五姓爲其宗本七十二姓派其繁流至有巢燧人事經六紀九十一代一百八萬二千七百六十餘年其時文字未生俗尚淳朴自太昊至無懷氏凡一十六代合萬七千七百八十三年數歷

三紀七十二禪自炎帝神農氏至黃帝子孫相承一十八代合一千五百二十年文字已生漸可詳紀自茲以降史官立焉歷然可觀備諸方冊天尊之義聞爾無聞以此推之足明虛妄昭然可驗何所疑焉

公子曰先生縱懸河之辯吐連環之詞藻雪心靈清滌耳目自可韜聲屏息察理通幽而迷滯過深不無小惑再讀高聽有媿迺心請更詳之冀申積晦按道家教迹義旨甚多法門名數事理不少經有三十六部名乃包於三洞玉字金書銀函瑤格紫筆朱韜具有表章豈全虛也

先生曰子迷其本又惑其末爲子備論少選可悟道經咸推天尊所說說主本自憑虛教跡足成非實皮之不存毛將安附雖有三十

後六

五

六部咸是偽書徒稱三洞俱非實錄玉字金書偽中生偽銀函瑤格虛內構虛紫筆之名既矯詞而妄立朱韜之說亦假飾而空題語事似惑庸情撫實足爲虛妄但道家經教云是天尊所詮教主畢竟不存明經無人可說說經無主自曉僞端拔本塞源詎勞繁述夫子今尚未悟終俟剖析論之其稱三十六部者義有由焉此名發自佛經道士因而創作庸俗愚情以增加爲勝以佛經有十二部乃加二十四部總成三十六部見佛法說眼耳等六根染塵因茲結罪遂於六根之上每根開六種法門六六三十六故標三十六稱雖有其名竟無其義每部之內事理乖張此非聖人所詮妄造豈能該密三十六部僞妄可知又三洞之名還擬佛經三藏三洞者一曰

洞真二曰洞玄三曰洞神此之謂三洞洞者洞徹明悟之義言習此三經明悟道理謂之三洞洞真者學佛法大乘經詮法體實相洞玄者說理契真洞神者符禁章醮之類今考覈三洞經文唯老子兩卷微契洞玄之目其洞真部即是靈寶經數並是近代吳宋齊梁四朝道士葛玄宋文明陸修靜及顧歡等偽造成無典實其洞神一部後漢末蜀人張道陵自云於峨嵋山修道證果老子從紫微宮下降授道陵天師之任及符禁章醮役召鬼神之神術道陵乃自偽造道經數百卷經中叙道陵與天尊相對說經經文多云天師道陵曰晉武帝平吳之後道陵經法始流至江左文明等於道陵所造偽經之中創制義疏以解釋之因此更造偽經以增其數三洞僞狀

足可知矣。玉字金書者，經云：「天尊於玉京玄都說經，既畢，諸真人編玉爲字以寫其文。」一說云：「玉字者是諸天書名，金書者鑲金爲字。」今道士所受法真文及上清其詞皆以玉字爲文，其字似小篆，又非小篆。道家明真行道於壇，五方各施一真文，其文書作玉字，宋文明等作隸書以譯之。據文明此狀，益彰字僞。若玉字本是諸天真人所書，文明是近代道士不預說法之會，又與集經真人不相交接。如何文明得識玉字而譯以隸書，即彰玉字是文明所改篆書體，僞立玉字之名，所以還自以隸書易其僞字，以此驗之，皎然可悉。又云：「銀函瑤格，且函者，盛經之匣格者，貯經之藏。」此言天尊說經，人天敬重，盛以銀函，祕以玉藏，以銀玉貴，故用以緘經，准此虛詞，全

爲詭妄。但仙宮之代貴尚各殊，若以人間銀玉爲天宮之珍，人間聲色可爲天宮所重，聲色僞經，說妄銀玉，何乃是真財色對境？是同彼此何殊？別立財破色，未識其由。又云：「紫筆朱韜，此更虛僞。」但筆之起稱基於六國，秦人蒙恬方始造筆，自秦以前皆削木書之，或謂之槩，或謂之札，或謂之籒，元無筆號。豈有天尊已稱爲筆，況五色非實六塵，咸假迷心執計，妄以爲色在於賢聖本無此見。文明等以朱紫俗中所貴，用飾籤題之名，且韜者以擬六韜，妄竊太公兵書之號，乃俗書之異名。兵誌之殊目不離塵勞之境，纔淪生死之流，語事似是美名，鞠理全成僞跡。公子聞先生此說，心昏志擾，莫知所措，乃謂先生曰：「伏聞衆口爍金，積毀銷骨。」先生此誼

無乃是乎未解沉疑更希良釋經云雲彩霞光結空成字煙暉霧液聚氣爲文芒垂八角字方一文靈寶具顯奚所惑哉

先生曰情蔽執者難移性明察者易悟夫子沉淪溺喪往而不返靡思已惑翻見致疑子

審聽之吾爲子述此經意旨久已曉之蓋敘真文僞濫之原顯靈寶虛妄之跡既云天尊含一氣之端包兩儀之始生化物象孕育羣形說經不託空聞造字何推氣結此文明等僞造真文之因虛立緣起之伏乃云天尊感雲霞之氣聚結成文字方一文冀異凡俗之書芒垂八角用殊篆隸之體若其真文應見於此下方警悟凡俗須示靈異之狀真文現在上方天尊都化之所何須廣大其文以呈詭恠之跡徒陳海峽之論寧思蝸角之虛此

後六

又僞也

公子曰玉字之文結空之氣既云虛誕誠如所言大羅之天玄都之境玉京仙宇金闕天宮空青寶林凋木靈樹三清上界九仙靈府道俗同詮豈並非實

先生於是解頤而謂曰適欲爲子說之子果見問今爲子具陳其妄按靈寶僞經有三十二天其天自下而上重疊置之從下第一太黃皇曾天第二太明玉完天第三清明何童天第四玄胎平育天第五元明文舉天第六上明七曜天第七虛無越衡天第八太極蒙翳天第九赤明和陽天第十上真玄明天十一暉明宗飄天十二竺落皇笏天十三虛明堂耀天十四觀明端靜天十五玄明恭慶天十六太煥極瑤天十七元載孔昇天十八太

安皇崖天十九顯定極風天二十始黃孝芒
天二十一太黃公重天二十二無思江由天
二十三上極元樂天二十四無極曇誓天二
十五浩庭霄度天二十六淵通元洞天二十
七太文翰寵天二十八太素秀樂天二十九
太虛無上天三十太釋騰勝天三十一龍變
梵度天三十二太極平育天按道家三十二
天略無大羅之號即明元無大羅之天此又
妄造則此三十二天總是僞立何以知者今
據二十四天名曇誓天第三十一天名梵度
天竊尋曇梵二字此土先無玉篇說文字林
字統竟無此字曇梵二字本出佛經與無現
之流翻譯人造用詮天竺之音演述釋迦之
旨在於此方先無此字後葛洪於佛經上錄
梵字訓以爲淨陸法言因而撰入切韻若天

尊說靈寶等經在於佛法東流之前此字未
造如何天名預用若於佛法之後即是偷竊
佛經近始僞造進退無據僞跡自彰大羅之
名實此之類驗斯一節足表三隅又玄都仙
宮玉京靈岫按經所說玄都是玉京山上宮
名金闕乃玄都宮之闕稱尋詣宗旨虛妄又
彭且道法是此土之教天尊是此土聖人詮
化不在外蕃居止合於茲地自從文字已來
帝王境域上自軒皇之代下至姬周之朝東
不越辰韓西未逾大夏南纔至象郡北尚阻
鴈門此中闊狹可知近遠斯在又據十洲記
四夷傳地理誌輿地誌括地誌汲冢書並無
玉京玄都之域未審天尊何處施化若在諸
天之上人間境界全別非唯穢淨有異諒亦
語言不同至於文字尚好是事懸隔但此地

日月山河金玉珠貝叢林山石之等同業共感妄情起繫執有貴賤在於上天初無此事乃以人間妄繫金玉珍貴用標仙都仙闕之名忝曰聖人定不同此此又虛也但方域之言隨地改革萬里之內音旨不通況在諸天固殊聲韻設有天尊實於玉京山上說法終藉人傳方至此土復須翻譯然可流行驗無傳經之人又無翻譯之所縱令經語是此土之音必待人傳得至此國天尊說經之後須有集錄門人降自上天傳于下代發玄都之勝境至赤縣之神州詮三十六部之靈文演俊六一十二品之科格人事之間實為壯觀何故史籍遺而不書凡在有情知其不可此又虛也又空青之林凋木之樹三雅之所不載九丘之所未詳虛構異名冀殊俗物唯有靈寶

經說竟無典記可憑事等鑒空言同捕影此又虛也又云三清之天九仙之府彌增偽跡轉益虛宗按靈寶三清天號還同前說上下安之下曰上清中曰太清上曰玉清此三清也此三天布置在經三十二天上大羅天下釋云玉清天尊所居之天太清大道君所居之天上清老子所居之天就教推尋更成虛偽靈寶列三十二天天位先定若加三清及以大羅則有三十六天不合祇有三十二天位此又不可也若三清大羅是三十二天内天三清大羅是其別號則列三十二天名數合標別號之名經無別稱明非三十二天之數此又虛也又此經稱是天尊所說說主元自稱虛徒有三清之名本無天尊可立玉清之境還是妄論所稱大道君道是虛通之理

俊六

七

無物之謂太上道君豈合有像又不可立太清之天此又僞也老子驅車西域竟無升天_之由虛標上清之位事等繫風之說再三虛妄偽跡逾彰所言九仙者按經所說仙有九等等級差降以標其位天尊若處其長不出神仙之流神仙傳中何爲不載設令是實未免生死終爲劫火所焚不入證聖之位究其僞狀即此之流

公子曰先生辯囿宏開耀詞葩於舌杪言泉迥注瀉文瀨於談端若春景之煦薄氷類秋飈之拂危葉辯即辯矣疑尚疑焉按靈寶度人經云天尊居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此則所居有據說法無疑始青之天顯然碧落之宮昭著空歌標其境稱浮黎列其土名如何高論總排爲僞

先生乃撫掌大噱而謂公子曰聞一知十顏回見稱於孔父朝三暮四狙公致忿於莊生余昔恠焉今信之矣且始青之天與大羅何異碧落之號將上清豈殊前已昌言今復置惑按三十二天天無始青之稱三清之位位無浮黎之境置立參差始終乖舛但諸天之上咸是天人欲界之天男女雜處雖有欲事輕重不同修十善勝業生於其境不似人間分疆畫野自色界之上無女唯男修四無量因方感彼果咸無土地之實衆寶之所共成

後六
今言大浮黎土一何迂誕虛僞之狀參驗可知子自情迷非余辯誤

十二

甄正論卷上

音釋

[illegible]

甄正論卷中

俊七

唐佛授記寺沙門玄奘撰

公子曰天上無地誠亦有之天尊神力不無其實按此經文天尊當說度人經時七日七夜諸天日月璿璣玉衡一時停輪神風靜嘿山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此則神力所致聖德靈感故得日月駐景以停運風雲歛靄以清澄若非大聖孰能至此

先生曰無天尚解造天無地猶能立地日月任其筆削風雲隨其指撝確實論之並無其事且璿璣幹運金渾應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二交會晝夜百刻周旋潛轉靡有少停春秋二分冬夏兩至縱有盈縮大數不虧如也薄蝕差時行次失度史必書之以表天事但日度稍長猶爲吉應尚書史冊以

示將來況天七日不轉經七百刻自有天地以來未若此之大瑞自合別飾史詞光諸簡牒典載不紀明並虛焉若言此之璿璣日月風雲山海之等並論天上之天不是人間之天者但諸天上界咸無日月自然光明遠近相耀以華開合爲晝夜不與此土相同宋文明等但見此土日月山海謂諸天還同此境亦有日月風雲山海等物不知諸天之上元無此等聖教具詳此可略示虛又明矣

公子曰上天無日月等先生辯之至如天尊說經利益實廣經云天尊說度人經一遍一國男女聾病耳皆開聽二遍盲者目明三遍瘖者能言四遍跛者能行及周十遍乃至婦人懷孕鳥獸含胎已生未生皆得生成地藏發洩金玉露形枯骨更生皆起成人以此言

之神功大矣

先生曰余聞之有人寐而夢者於夢中又占其夢果如然也向已具論子仍固執何異占夢乎余告子以上天下境勝劣不同豈有盲聾瘖跛之疾亦無塚墓骸骨之穢雖有死生

之事皆是變化所爲無產生之生無屍死之死今此經天尊於始青天中說法乃云一國男女天上豈有國耶又云盲聾等病天上元無此疾按此經文元來不委上天善惡出自胃臆造此僞經乃委巷之浮談非典實之雅

後七

二

論虛僞之狀此又彰焉

公子曰先生所詮無非僞也然則道法流行爲日已久教跡匪一義理多門祗如三世因果六道業緣地獄天堂罪福報應皎然不昧豈徒言哉

先生曰此更虛也天尊之事靈寶之經首尾虛僞不可爲證道家宗旨莫過老經次有莊周之書兼取列寇之論竟無三世之說亦無因果之文不明六道之宗詎述業緣之義地獄天堂了無辯處罪福報應莫顯其由自餘

雜經咸是陸修靜等盜竊佛經妄爲安置雖有名目殊無指歸余更爲子舉例論之道家稱天尊說經在堯舜以前上皇之代其時淳風尚質漓俗未萌人無矯妄之心時有無爲之化老子說經當衰周之末帝王之季君昏

後一

三

於上臣亂於下征伐不由天子禮樂出自諸侯以大陵小恃強侵弱人懷狙詐俗變澆浮何因天尊當淳朴之日乃說地獄天堂罪福因果三世六道應報業緣老子當澆漓之代乃說無爲無事恬淡清虛雌柔寡欲逗機之

義何其爽歟以理推之虛偽益謬

公子曰先代天尊先生執偽後之靜信豈復妄哉請少詳之無爲孟浪按道經云樂靜信等宿稟仙才早殖德本功滿行就道證天尊大弘教跡廣演經論豈並偽耶

先生曰上古本無猶能偽造元始下代同偽豈不解假立天尊夫子前惑其初今迷其末誣其源而汙其流曷可得耶此宋文明等爲元立天尊自知無據爲佛經說釋迦棄儲后之位出家修道證得佛果遂僞立樂靜信修道證得天尊兼說經教具論因果等事趨日避影重覺心勞欲隱而彰僞跡逾顯非唯外無俗學不明得姓因由亦乃內無識知不悟立主虛僞且樂氏之姓出自樂正子春子春者殷掌樂之官命氏後爲樂姓年歲近遠檢

驗可知若靜信實得天尊當殷之末代周之首年尚書周書何爲不載史記洞記何故不書又鞠靜信所化之域竟無其所東至日窟西窮月窟北指玄洲南臨丹浦推究境土並無靜信所都可謂語薜荔於長流足驚視聽之說帶芙蕖於喬木殊爲理外之談徒懷挾彈之心寧知陷井之斃

公子曰元始法身靜信報果咸云假僞無一實存在於下愚不無二惑竊憑書史敢立實宗輕忤高懷伏垂矜恕

俊七

先生曰子何言之過也余少閱墳典長詣名理年過知命研幾不疲傍瞻宇宙之間歎言論之無偶俯觀時代之上恨知音之蓋稀向與子談未攄懷抱若能架虛成實變僞爲真此則功侔造化之功力邁陶鈞之力希一清

耳子薄言焉

公子曰先生以天尊書史不載以爲虛妄在於僕也誠亦如然祇如靈寶之經典記具載豈亦僞乎按吳楚春秋及越絕書咸云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是神人再拜請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子能持之不日而就禹稽首而請因而授之而誠禹曰事畢可祕之於靈山勿傳人代禹遂用之其功大就事畢乃藏之於洞庭苞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人於洞庭之苞山得此五符獻之於吳王闔閭吳王得之示諸羣臣莫能識之聞魯孔丘者博達好古多所該覽令使賁五符以問孔丘曰吳王闔居有赤鳥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辨

漢七

五

其文故令遠問孔丘見之而荅使者曰丘聞之禹治洪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之於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鳥之事丘即未詳先是江左童謡云禹治洪水得五符藏之洞庭苞山湖龍威丈人竊禹書得五書者喪國殪尋而吳果滅矣此則事跡分明書史具載謂虛也言何玷歟先生於是怡然而笑謂公子曰向子瀉河漢之詞發雷霆之響謂縱堅白之辯乃肆染素之談以此而觀言何容易向共子論靈寶經僞未曾說靈寶符非若得引符證經亦可指火爲水沉吳楚春秋近代始撰越絕之書修非尚古縱將爲實不得例經且符題靈寶顯此符之有靈効驗可憑堪爲寶重此表符之功用非標經文妙宗自是鬼神之錄術數之

事豈以道陵之符矯云老子所授乃將夏后符本勒爲老子之符冀成靈寶比類而說足可知之且三墳五典唐虞以上之書述易修詩孔丘姬朝始撰豈以墳典俱曰俗書證是宜尼所作以此喻彼昭然可知又靈寶之事有其二義若越絕等書在宋文明前造則文明等取符上靈寶之目僞題所撰之經若於文明後修此之二書亦皆虛僞妄創五符之跡用證靈寶經題以事參之前後咸僞又云吳王得符俄喪國此乃凶妖之書豈曰慈悲之教殞身滅國寔由靈寶之符夫子徒欲光揚詎能掩其災禍飾詞崇僞若得驪珠討本究源乃成魚目斯言之玷返屬子焉

公子曰靈寶教僞既如所言老子之書豈亦稱僞至如化胡成佛事跡顯然尹喜之傳具

佚七

六

陳出塞之記備載元始內傳化胡之經咸述所因非無故實

先生曰此又僞於靈寶矣且老子仕周爲柱下史後遂西入流沙至函谷關爲關令尹喜演黃帝書重廣其文爲道德二篇上下兩卷論修身理國誠剛守雌挫銳解忿行慈恭儉謙下之道成五千餘言尹喜又錄老子與喜談論言旨爲西昇記其中後人更增加其文參糅佛義大旨略與道經微同多說人身心情性稟生之事修養之理天壽之由後人又改記爲經此經首章云老子西昇聞道竺乾有古皇先生不生不滅善入無爲綿綿長存是以昇就經末又云老子謂尹喜曰古皇先生者吾之師也還乎無名吾今昇就亦返一源參驗此言足明老子知有釋迦所以捨官

西赴還乎無名者涅槃之理返一源者不二之稱一中之本真如之本真如之體也吾之師者老子將就釋迦樞衣學道故遙尊曰師並老子西昇經文既稱佛是已師如何翻云化胡爲佛若老子本擬往天竺化胡何所迴避而言聞道竺乾有古皇先生善入無爲化胡之義此其虛也但其文合云乾竺乾者天也易三三二卦以象天地足知乾者天之謂也後人抄寫誤昇竺字於乾字之上故云竺乾又按西番自葱嶺以西至于西海東西南北唯有五天竺無竺乾之國明是後代傳寫誤也老子不化胡之跡居然可知其尹喜傳老子出塞記及元始內傳並是近代道士等見佛法興盛俗薄其教苟懷妬忌僞造此等文書云老子化胡成佛今直據化胡之文足

以顯經本僞按史記及前漢書四夷傳諸蕃部落各殊一蕃之中又分數部西蕃之國咸悉城居國號著名其數極衆月支踈勒碎葉鐵勒大夏大宛居延休屠波斯天竺略舉大數子細甚多天竺之中東西南北及中分爲五國國號天竺人曰婆羅門與胡境相去尚有萬里若老子親化婆羅門成佛不應經云化胡況釋迦本是中天竺國王太子元自未登王位何得經云佛是胡國王驗此經文再三皆妄良由宋文明等以佛法至此百姓歸依遂僞造化胡之經云佛是老子化作誣惑聾俗欲令敬奉又文明等生長江濱不諳西域傳聞西是胡國乃疑佛亦是胡復聞佛是王種還謂佛是國王望風僞造此經論說化胡之事國名殊不相當何異肝膽楚越以經

驗國虛僞自分不待言談方辯假妄

公子曰若也此經是僞何得云老子爲胡王及羣臣說涅槃法華華嚴金光明等經經今現實豈曰虛乎

先生曰化胡本妄說經是虛此不合疑子何

後七

蔽也且涅槃等經並是佛說各有緣起具論法相詮因果於三世明罪福於六道辯報應之業顯真如之理旨意不論化胡何關老子所說宋文明等元來未窺佛法謂如道經義趣妄云老子所說推尋本跡何太狂踈凡所

述作須委由緒故雙林示滅三藏開結集之宗兩楹夢奠十哲撰紀言之論姬文拘姜明夷之義載敷馬遷下獄太史之書方著咸有所以非無表明修靜輩江左庸流素蓄邪見徒知心矯豈悟跡虛按前漢書武帝元狩中

遣霍去病討兕奴至皋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耶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金人帝以爲神列于甘泉宮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云其傍有身毒國身毒者名天竺始聞有浮圖之教至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

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之經此並佛法東流之漸何因不有老子化胡之事若化胡不虛史傳自然合有若以元無此事虛狀不可妄書

公子曰化胡之經先生稱僞何爲唐朝昊天

後七

觀道士尹文操奉勅修老子聖紀引化胡等經傳云老子化身乘六牙白象從日中下降淨飯王宮入摩耶夫人胎中生而作佛據此所說佛即老子應身何妨實說經也

先生不覺噓吁久之而歎曰斯言之過致子

惑焉但老子當過關日自云竺乾有古皇先生方將撒鞞金河裏糧玉塞經履砂磧跋涉山川百舍忘疲一心訪道遠慕聖德遙尊曰師今化胡經中自身作佛前後乖謬吾誰的從驗西昇之首章類化胡之末句彼談此說始終參差良爲構虛詞多舛誤且老聃之適竺乾藉甚釋迦盛德准此佛生已久聲聞遠被東周老聃慕義欽風驅車以之西土而云至彼之後身方入胎偽在目前詎煩言辯作偽心勞蹤跡彰露既云乘象入胎變身爲佛如何復說老子化胡必其入胎不虛降生有實老子身已作佛遣誰相化即是伯陽自生爲佛何關伯陽化胡成佛按此化胡入胎兩端皆妄說經之事一槩咸虛設今老子實入母胎受生作佛佛是老子應身即是道法宗

祖道士等自合削髮染衣投歛緇侶變梟聲於穢響革狼顧於邪心而乃毀五乘之聖文譽三張之鄙教踐迷塗而踰足泛欲海以沉鯢不復本以歸宗良爲此經先僞公子曰此又云僞僕何言哉但道法之興基於邃古教門宏遠宗致幽深其談詠者重玄所歸依者三寶正真大道無上福田修而行之咸蒙利益或控青鸞而上漢或駕白鶴以沖天御辯氣以宣遊躡雲網而飛步此並史傳之所載吾子奚可詰焉

後七

十

先生從容而荅曰夫子向來所立咸捨實以憑虛亦背正而扶僞余謂子知前迷而後悟識今是而昨非乃捧螢光以比日策蹇足以齊駿以茲擬議何不量力者歟且道之爲教誠亦多塗本自一氣派成萬彙子云邃古此

不虛談自二儀象著三才位形同稟一道虛而能通辯之在人人外無道用之則見捨之則隱契會斯理謂之得道能體之者免於災橫順生而壽苟違斯理必罹殃咎逆生而天故老子云外其身而身存莊子云殺生者不死而順生也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莊子云生生者不生此逆生也外身者謂不自貴有己身不陵人傲物不貪聲色人我滋味等法衆共推之免於患難終其壽考此殺生者不死也有身者自貴有己身陵人敖物貪聲色財我以資奉其身生益其生爲物所惡身受折辱嬰於患禍天其年此生生者不生也此以人行論道若以國論者君主去奢侈屏聲色卑宮室薄賦歛省徭役務農桑君上垂拱而逸臣下鼓腹而樂上下交泰

後七

十二

風雨以時日月貞明祚曆長遠此外其身而身存堯舜是也君主奢侈僭泰崇飾宮室耽愛聲色佞賊繁重頭會箕歛勞苦生人法令滋章殺戮非罪風雨愆時星辰失度君昏於上臣擾於下盜賊災起宗社傾滅此爲有身桀紂是也修之於行謂之身道行之於國謂之化道故孔安國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故老子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又云大道廢有仁義則明道家之道斯之謂矣君能體道無爲則時邕俗泰人能體道無爲則全生保壽壽有三等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歲下壽八十所言不死者終其三壽不爲天死子云談詠重玄者即老經云玄之又玄此明微妙兩觀同出一心之妄見此

見從識辯心生推尋識辯之心竟無的主此
事實昧不可了知故云玄也玄者深遠冥昧
之稱又玄者則此冥昧之理亦不可得更復
冥昧深遠故云又玄此老子無慧心聖智不
能鑒幽達微故致此疑也子云歸依三寶者
道家偽經無三寶之義唯老子經文有三寶
經云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
曰不敢爲天下先此慈者慈悲愍念之理儉
者廉恕不貪之義不敢爲天下先者謙退卑
敬之行若此三者依而行之誠亦有益於行
是俗中仁恕廉讓之道謙光濟物之德歸依
此寶實是人中善人竟無因果業報之理道
家每朝禮此三寶未知有何功德又云正真
大道正者不偏之義真者非假之狀大者廣
博之名道者虛通之理言行此之道正而不

修七

十二

偏真而不假大而能廣推而驗之並是假號
道者通理本無識性由人行之可偏可正故
云道可左可右明無定正也真假之狀人可
自知在於理中何真何假此非真也廣狹之
相繫之者心心外無道又不大矣故云道大
天大地大人大域中有四人居一焉域者
界域謂人居止之境也道無定質因人行顯
不出人境故與天地人三才齊其大小輪轉
生死之域遭迴世諦之間妄號正真虛名大
道有名無實何其謬乎又云無上福田者夫
道用捨由人無別主宰周旋不越人境何有
無上之能又福田之名道書不載事出釋典
偷竊偽妄道縱修行不離生死駕鶴沖天五
千元無此說控鸞上漢七篇曾不涉言此出
神仙傳中豈聞老莊之旨但仙由芝求之力

兼資丹液之功非是熏修何關於道且神仙之傳多涉虛誣祇如漢淮南王安坐犯法下獄自殺神仙傳說云得八公之術白日昇天又晉朝嵇叔夜被鍾會譖見誅斬於都市神仙傳乃云得仙漢書晉書咸有列傳神仙之類即此之流不足可憑又子云御辯氣以宣遊者莊周逍遙篇破健羨之情斥神仙之術雖云列子御風無風則止不能無待況乎龍鳳哉自非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方始無待此是莊周寓言假託而說用杜希求之心非謂實有然也躡雲網者靈寶玉京山偽經步虛詞云旋行躡雲網乘虛步玄紀此是道陵修靜等偽造云天尊在玄都玉京山說法訖諸天真人圍繞天尊躡雲霞之上讚詠而行謂之步虛此是偽經前已破訖何得引偽

還證偽耶公子曰又云此偽敢不聞命據實經證先生許乎

先生曰焉不許哉

公子曰西昇經老子之所說不同靈寶天尊之偽與佛經事跡頗亦相參經云老子說學道成聖積行艱苦故云動則經再劫自惟甚苦勸此則具論劫數之事何可異焉

先生曰西昇之記誠老子所說後人加增劫事雜糅其文按老子道德二篇元無劫數之旨何因西昇記內即有劫數之名又此土書

史並無劫數之事道家所說與俗頗同咸云天地未分之前混沌無形二儀開後物象方著本無劫壞劫成之義且佛法未融東夏之前此土唯有劫殺劫賊之事無劫數劫名之文此記所論劫者佛經至此之後道士等盜

竊佛經之劫加增西昇記文欲參亂佛劫以代混沌之說按道德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老子說天地開闢之初萬物著形之始言道生元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人及陰陽陰陽生萬物此一生二二生三

後七

十四

三生萬物也則與俗書所說大綱略同老子若知劫初之因何故不說前劫壞而此劫生而言道生一以彼證此明是參糅佛劫不惑至於靈寶偽經亦具論劫事並是修靜等盜寫佛經以益其教此亦可知

公子曰西昇論劫子謂後人增加所說然則說因果罪福修善禳災不無其事至於行道建齋威儀整肅則有三籙祈請三元大獻次則明真塗炭靈寶自然科儀儼密不謝佛教欲以爲非詎能離間

先生曰道家因果老子不詮說在偽經靈寶之部事非道典跡是佛經修靜文明潛爲盜竊佛經前已具辯無俟重陳祇如三籙明真三元塗炭自然齋法並出靈寶之文元非老莊之教文明修靜等所造此事咸是偽修狀

跡先彰不煩再釋但子仍惑須破積疑按偽靈寶齋儀云三籙者一者玉籙二者金籙三者黃籙玉籙者爲天子修之金籙者爲王公修之黃籙者爲庶人修之或拜日月精靈或拜星辰氣象或拜五岳仙官或拜四瀆水府

後七

十五

叩頭乞哀搏頰祈福多料文采情規於財利廣支燈火意存於油燭相欺以妄行之于今與夫邪巫解禱有何殊異行邪求福神豈饗諸自然塗炭咸此之類三元者上元中元下元正月十五日爲上元七月十五日爲中元

惡之科諒無靈德之益

十月十五日爲下元釋云上元日是天官校計之日中元日是地官校計之日下元日是水官校計之日此天地水三官校算功過之事並是修靜等駕虛矯立元無其事設使是實自是冥道鬼神之事鬼道所攝在於道士

何得預焉又云此三日三官校算人間行業

罪福之事故須設齋懺悔以滅其罪此益虛也檢尋老莊之文本無此事並出靈寶偽經且冥司之理嚴於俗法至如世諦法中凡人犯罪曾未發覺自首即原事已彰露雖首不

免若未三官校算之日以前預建三元禮懺容其免罪至校計之日犯狀已顯罪發方懺此乃伏款希免其坐定不得原人間麤淺尚不免罪冥道細密如何可赦虛有齋懺之文竟無免罪之理以妄行妄庸情不悟徒設嚴

甄正論卷中

音釋

受七

十六

竈充芮切 樞管侯切 羗與父切 輶與父切
而欠也 跪暴本也 羗王所拘之虎 輶文
車輪木止 踬足於跌也 羗胡光切 輶輪船
行不達貌 行不達貌 行不達貌 行不達貌

甄正論卷下

俊八

唐佛授記寺沙門玄奘撰

公子曰先生縱談天之辯震擲地之音恩煦所詮寒谷湛其春露厲言所被湯池結其冬冰以僕燭火之末光對曦景之層曜自可消

俊八

聲疊足喻氣斂肩沉疑未祛仍希妙釋但靈寶所詮咸歸偽妄老子事跡應不虛誣河上公者神仙之人也昔漢孝文皇帝之時結草爲庵居河之濱文帝好道德之經勅王公卿相及二千石咸令習讀老經有數句不解帝

莫能通有人言河上公常習讀老經或可解之帝乃遣使賫所不了句令問河上公公荅曰道尊德貴不可遙問帝於是親幸河上詢問所疑河上公見帝抗首高據而坐帝甚恠之乃謂公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朕能令人死生富貴公雖德重何乃自高乎河上公乃撫掌大笑躍於虛空去地數丈坐五色雲氣之上下顧帝曰余上不至天下不及地中不累人陛下焉能使我富貴貧賤耶帝方悟是神人乃下輦再拜而謝之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兢兢誠慎常恐廢墜志性愚昧不識聖人稽首引過公乃授帝素書二卷謂帝曰熟讀此所疑自解吾注此書以來經今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兼子四矣勿傳非其人言訖失公所在據此靈跡非聖而誰識者以爲文帝篤信精至誠感冥徹老君使此神人授文帝道德章句帝既受訖公乃晦影返真歸乎上方此之神異炳然顯著豈亦謬乎

先生曰子之此言更成虛妄道聽途說焉足

可憑子向所論乃是葛玄作老經序偽飾此詞誑惑江左因循不悟令子疑焉竊據漢書帝紀凡有行幸無不載錄至如甘泉宮去京百餘里帝每行幸咸悉書之又景帝時吳楚七國反爲太后在東宮帝時往諮詢漢書云帝來往東宮間又武帝幸五柞宮及幸河東祀后土史並書之按道士成玄英撰老經疏云河上公在陝州城南三里比於五柞甘泉河東遠數倍何因漢書不言況河上公躍坐虛空乘御雲氣授書於帝弘明道德比於郊祀神光及李夫人之事此爲盛烈棄而不錄未有斯理又河上公云吾注此書千七百年者此言又妄按周成王伐淮夷之後始制井田之法王畿千里出革車萬乘天子萬乘起自成王成王已前無萬乘之制據成王在位

通周公攝政共有三十七年至釁王爲秦昭襄王所滅總八百六十年秦自昭襄至于嬰合五十年爲項羽所滅漢高皇帝在位二十二年惠帝在位七年呂太后攝位八年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自成王至文帝末年都有九百三十二年按老經云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則明老子當說此經全在成王之後但經爲注本注以釋經經尚未有注何先述千七百年此又虛也又河上公自注老經云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明此注語全在周公之後千七百歲重益虛誣事跡既僞感應豈實晦影之說妄談真返之言何矯公子曰史冊不載誠亦難憑以愚管窺致茲迷惑老莊之教其來已久道士之號非祇干今觀字尊容肅設斯在星冠月帔雲裼霓裳

目驗可知豈總虛也

先生曰老莊之教余豈毀耶比擬佛經義理全別論善也則同途而各驚語宗也則異軌而分驅老教旨在於雌柔佛法事明於因果二軸七篇之奧義忘得喪於齊物之場八萬四千之法門契寂滅於涅槃之境修身治國之要道德之經具明捨凡證聖之果般若之文逾顯至如遺執破境息智忘身老經非無其語於行廢立其宗所修唯在人間極果纔登壽考佛之爲教應物逗緣隨類分門因機啓行自近之遠從淺階深起一念心證真如果顯如天地明同日月麤文浮閱似若相參妙理沉研皎然全異又子云道士之號非祇于今者亦何謬哉自開闢以來至于晉宋元無戴斑藪之冠披黃彩之帔立天尊之像習

靈寶之經稱爲道士者矣所號道士者則廣成務光巢由涓棘之輩脫落時代輕傲王侯與俗不羣高尚其志次有遺榮冠冕締賞林泉歌紫芝以自娛調素琴而取逸末代則有性好飛鍊志存術數咸稱道士跡雖異俗衣無別制漢明帝時佛法被於中夏至吳赤烏年術人葛玄上書吳主孫權云佛法是西域之典中國先有道教請弘其法始創置一館此今觀之濫觴也葛玄又僞造道經自稱太極左仙公目所造經云仙公請問經宋文明

後

四

等更增其法造九等齋儀七部科錄修朝禮上香之文行道壇纂之式衣服冠履之制跪拜折旋之容行其道者始斷婚娶禁葷辛又僞造靈寶等經數十卷後陸修靜更立衣服之號月帔星巾霓裳霞袖九光寶蓋十絕靈

幡於此著矣至梁武帝初年爲修靜所惑曾致遵奉後悟非究竟之法親製捨道之文見在梁武帝集內後修靜出奔北齊其時丹陽陶弘景性多博識聰敏過人身爲道士居于茅山之朱陽觀靜退無爲不交時事時號貞白先生又號陶隱居多所著述並行于代躬衣道服心敬佛法於所居地起塔圖佛形像親自供養號曰勝力菩薩其塔見在茅山朱陽觀中于今不爲鳥雀所污弘景重制冠服改館爲觀行黃帝老子之教惡靈寶法僞鄙而不行手著論以非之弘景深爲梁武所器尚頻徵令仕確乎不投并述詩以贈武帝並入於集事跡昭顯光乎梁史子何惑之

俊八

五

而謝曰僕久沉俗網罕悟真筌耳滯黃花之音志昏白雪之奏雖則屢承妙釋方乃重結深疑形智聾盲一至於此幸蒙南指今從北轅靈寶天尊虛名若是至於經教莫不僞修凡所謬妄咸請垂誨希愈膏肓永祛沉痾先生怡然而對曰子今悟矣亦旦暮而得之復坐有疑便問余爲一一論之公子曰佛教之內有僧尼兩衆道法之中有道士女冠二流彼此相望威儀備具准佛律僧受二百五十戒尼受五百戒今道士女冠所受法錄一槩齊等更無增減俱受十戒真文上清之法并受符籙之事未知此法何人所傳先生曰道士女冠元無戒律還竊佛家十戒以充彼法真文上清咸以綃素爲之其中畫

作符圖及書王字其真文總有三法一曰八景畫爲日月星辰之象二曰五老畫作五老之神三曰五岳畫爲五岳山狀三本各得受用不要總受上清者其中書上清天中官位及符圖等初受十戒次受真文後受上清其法具矣錄者其數甚多不可備說略而詳之有千五百將軍三五大將軍等錄受此錄者然可行符禁章醮之事佛以尼是女人女人性多嗜欲隨機制法故倍多於僧道家法錄凡人妄造既不識根性所以道士女冠更無差異此等之法並是張道陵僞作此法

公子曰老子既不說此定僞何惑道法先無戒律道士不妻娶憑何典記

先生曰道家無律禁姪欲之事今道士等不婚娶者學僧尼爲之一無憑據故隋高陽觀

後八

六

道士李播上表云准道法道士無不婚娶之禁道士等咸請娶妻妾其表見在李播集中公子曰教無禁欲之科娶妻豈爽於教李播此請誠合其宜且道教所宗於老子老子仕周後適西域竟無出家斷婚之跡道士今日出家遵誰之教

先生曰出家之法基在西域釋迦棄儲后之貴位捨妃嬪之愛戀出家修道六年苦行一朝成佛成佛之後方度憍陳如等此土元無出家之兆老子本自有妻仕周爲史去周西邁身是俗人本無捨妻室易衣服出家之狀故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瑕仕魏封段干後爲漢膠東平王太傅各有別傳又老經云子孫祭祀不輟此論依教修行則息胤繁盛代代不絕故云不輟豈令斷欲耶道士今日

出家本學佛教更無別據

公子曰雖學佛法出家本宗自無此教老子不禁婚娶經文又說子孫今日縱學佛宗識者誰肯依信盜鍾掩耳豈杜他聞妄立天尊跡先彰露偽造經教又已表明靈寶文明等

所修餘經何人所作伏請詳辯冀悉根源

後人

七

先生曰道經除道德二篇西昇一卷又有黃庭內景之論自餘諸經咸是偽修又有太平經一百八十卷是蜀人于吉所造此人善避形迹不甚苦錄佛經多說帝王理國之法陰陽生化等事皆編甲子爲其部帙又有太清上清等經皆述飛鍊黃白藥石等法至如本際五卷乃是隋道士劉進喜造道士李仲卿續成十卷並模寫佛經潛偷罪福構架因果參亂佛法自唐以來即有益州道士黎興禮

州道士方長共造海空經十卷道士李榮又造洗沐經以對溫室道士劉無待又造大獻經以擬孟蘭盆并造九幽經將類罪福報應自餘非大部帙偽者不可勝計豈若釋迦大聖獨擅法王施化西國聲流東夏按列禦寇書云商太宰問於孔子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用仁義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用時政聖則丘弗知太宰驚曰則孰爲聖孔子曰丘聞之西方有聖人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莫得而名焉按宣尼此言與老子西昇所說略同伯陽仲尼並此土稱之爲聖二人咸知西方有聖人則明釋迦之道廣矣

公子曰僕幼懷志尚早竊當時之譽言談之者以詞令見稱伏聞高論有慙謇訥木賜仰宣尼之崇仞愧環堵之卑陋耶鄭咸觀子林之宴容悟心識之昏怠是知扶搖九萬垂天之翼方升激水三千橫海之鱗乃運幸承咳

後八

唾疑滯咸盡竊見白屋鴻儒黃冠碩學扼腕盱衡之士揚眉抵掌之賓並云儒道釋典三教是一咸躋於善理無有二慈悲仁恕殊途而同歸利物濟時百慮而齊致雖碧鷄黃馬之辯未可分焉離堅合異之詞豈能別矣每

思此義交戰于懷請一詳議希除衆惑

先生曰子何言之當乎余嘗欲著論未遑削藁因子之請見余之志夫三教羣分九流區別本迹雖異義意乃殊非唯麤淺相懸抑亦凡聖全隔尋文似涉參互究理居然不同自

八卦成象六爻定位披龍圖而紀號觀鳥跡以裁書立德立言三墳暢三皇之化垂訓垂範五典旌五帝之謦洎乎姬文公制禮作樂隆二南之風雅孔宣父修詩述易詮十翼之精微莫不序尊卑定君臣父子之道次長幼

明夫婦朋友之列盡忠貞以奉國崇孝悌以資家蘊恭謙以尅己施仁恕以待物敦信義以申交務廉讓以推行此之五德立身之義也敷文德以化俗運武功以寧亂修裡祀以綏神祇崇宗廟而敬祖考啓畋漁之漸易著

後九

網罟之義導盤遊之源禮標蒐狩之典截馘斬首效征戰之勞宰犧屠牲邀薦饗之福貫胃達腋申馳騁之娛天命剖肌恣賞心之樂刑禮興而奸詐起符璽著而矯僞生盜國竊器者害父弑君爭權趨利者滅宗夷族無慈

悲之大惠有惻隱之小仁昧三世之因果明
一生之禍福餘殃宿慶逮乎子孫積惡修善
絕於冥報在生之命年有延促之限爲鬼之
質壽無遷變之期所云好生惡殺者謂性命
之重人畜同之類於已情豈宜傷害故子貢

欲去告朔之餼羊聞其聲不食其肉者以已
之心體彼之命戀生之志物我皆然故孔丘
不朱山梁之雉于定國之寬刑孫叔傲之陰
德霸楚以昌其後高門以待其封項羽之陷
秦軍白起之坑趙卒身死杜郵之下支分烏
江之上或禍福被於當代或榮辱流於子孫
身造身受似同見報父業子傳酬非自己亦
有射宜王以復其怨抗杜回以答其恩申生
命狐突以馭車劉約從元海而陪乘此論幽
明交接人鬼相離非罪福之業緣異報應之

輪轉儒佛懸殊此其明矣

夫道之爲教儒之異流黃帝述其濫觴老聃
嗣其絕紐究其本也保精養氣韜光藏輝全
生遠害無爲寂怕恬惓清虛少私寡欲此其
宗也自後變淳就澆分鑣各騫派一元之理

立三等之差上則却粒延齡飛仙羽化廣成
黃帝是也次則守雌誠剛忘知息智伯陽子
休是也下則擯伐遺榮巖棲谷飲許由巢父
是也推究神仙之跡事涉憑虛按黃帝本紀
帝行房中之術修導養生之法御七十三女

後八

十

服一九金丹昇鼎湖策飛龍白日登天羣臣
攀戀收衣冠劒履而葬於喬山之陽參驗此
詞咸成焉有夫葬者藏也先生云亡子孫感
戀卜其宅兆修建墳塋安厝龜靈藏秘骸骨
庶免曝露之患黃帝馭青龍以沖天躡紫虛

而遐上高謝萬機脫屣四海元來不死何因
須葬且邵伯司牧分陝遺惠在人尚蔽芾甘
棠恩德留樹況黃帝居九五之位處萬乘之
尊馭龍駕以上僊故勝寢疾而死者羣臣攀
慕情切即合留奉衣冠豈容埋棄帝之遺服
以申誠戀之志仲子未薨來賵左傳以爲非
禮黃帝不崩而葬臣下何苦見誣必葬不虛
昇仙是矣進退之理事跡可知且御女求仙
恣欲邀果更入輪迴之境詎登解脫之場縱
令實得神仙終是未離生死何況此術黃帝
受之於廣成所修在於一身本非出世之法
黃帝之跡如此神仙之傳並以虛陳具在前
論不復繁說也

夫老子爲教備乎五千之文莊周演論詳於
七篇之旨所明道者俱詮陰陽天地和氣四

後

十一

時生育之理故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嚴君平等釋云一者元氣謂混沌未
分無象可見於無象道中生一氣兆氣之清
者爲天濁者爲地此一氣生天地一生二也
因天地和而生陰陽及人此二生三也以人
稟陰陽陰陽能生品彙動植之類此三生萬
物也故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明道則陰陽
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明即此陰陽之理非測
度可知此神妙也能順此陰陽之理安其所
稟涯分守雌柔恬惓寂怕無爲絕矯性之聖
智棄越分之間知同微妙之兩觀泯有無之
雙執挫折銳進之心解釋忿怒之志除剛勇
之強梁捐聲色之耽染體禍福倚伏之萌行
慈儉謙退之行即得終其壽考免於身患子
孫昌繁祭祀不絕苟違於此則天命傷生招

於敗累息胤勦絕其後不嗣故云善建不拔
善抱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莊周解牛以全其
生傳火而續其命齊萬物以杜健羨之路墮
四肢以去形骸之戀迷木鴈用遣愚智滯守
之方喻指馬以忘天地執著之見混變化而

夢胡蝶一天壽而延殤子太山小於秋毫則
巨細之妄斯顯朝菌長於大椿則脩促之繫
方假此並莊周詮俗情妄執遂有長短妍醜
之實而起人我貪惡之心利已損物致招患
禍此論一生之內有此顛倒天齡害命牽累
敗身無未來冥報之義過去業緣之理當代
造善惡之行隨其所行當代受報與儒書所
說大意略同此足明佛道全別公子曰三教
懸殊若此之異一理之說吁可同哉是知子
沐心齋以安身非是爲他祈福宣尼潔齋以

後八

十二

變食豈關藉因以求果設道供以邀冥資之
助造天尊以希濟拔之功者何虛費哉何虛
費哉而今而後庶幾免矣然章醮之法符禁
之術比見行者時有效驗此事如何更請詳
議

先生曰子之此問誠有理焉且章醮者祭祀
之流祈禱之事有來自久非唯道陵之法黃
帝太公時行此術醮者祭之別名禮典先著
其義道陵因而修之行其法者謂之祭酒此
是俗中術人之伎道士竊其法以求資養本
非道教之宗此乃涉於鬼道神祇之理俗諦
妄情不無其事與夫邪巫陰陽卜筮郊祀尸
祝之類也行此法者是太常所司不合隸屬
司賓寺管僧尼所以屬司賓寺者爲佛法從
西國來同諸外客之例道士元非是客自然

不合屬司賓寺管又行章醮祭祀之法即是
司禮寺事但以寺觀相對因此遂屬司賓以
實而論祇合郊社所管又符者鬼錄行之於
鬼神之道所以有驗亦馬足恠焉公子渙焉
疑釋欣然而作拜首而謝曰僕習蓼甘辛居
鮑忘臭沉淪弱喪積有歲年今屬頽光西邁
之晨方悟非狂東走之弊朝聞夕死有慰深
心謹承命矣請遵斯旨書紳自誠傳諸將來
使倒躡之徒革心於昏昧之俗弘通之士懸
解於真如之理遂筆削爲論貽諸後代

後八

十三

甄正論卷下

音釋

柞

疾各切
木名

胤

羊晉切
胤也

盱

向干切
張目也

蒐

所鳩切
春獵日

蒐
古獲切
蒐耳也
鑣
悲嬌切
馬銜也
賁
撫風切
賁也